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五十八

蒐狩

子虛賦

漢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  
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  
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頗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

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  
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峯岑岑峯參差日  
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  
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玕玕玕玕玕玕玕玕玕玕  
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芎藭菖蒲茝薤蘼蕪諸柘巴  
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案行壇曼緣以大江  
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芎藭荔蘼莎青蘋其埤濕則

生藏葭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盧菴間軒于衆物居之  
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  
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瑁鼈黿其北  
則有陰林巨樹榿栟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檣梨棗  
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鸛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  
白虎玄豹蝮蛇羆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  
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

箭陽子驂乘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蹙蛩蛩麟  
距虛軼野馬轉駒駉乘遺風射游騏倏眇倩剝雷動焱  
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曾達掖絕乎心繫  
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執受訕殫  
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  
垂霧縠縠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粉粉袞袞揚施戍  
削蜚襪垂髯扶輿猗靡翕呬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  
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嬖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  
駿驥微矰出娥繳施弋白鵠連駕驚雙鶴下玄鶴加怠  
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羽蓋網璫  
瑁鈎紫貝撻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水蟲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物會礪石相擊礪礪磕磕若雷霆之聲聞  
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  
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

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  
馳騁曾不下輿盼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  
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  
足下不遠千里來貶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  
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  
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



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蒂芥若乃倂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漢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  
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  
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  
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酆鎬潦瀟紆餘委  
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  
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  
之中過乎泂淠之埜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陋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彭湃澤沸瀼汨偪側泌  
澌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滂濞沆漑穹隆雲橈宛潭膠盭

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淩  
瀾實陸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淢淢潏潏鼎沸馳波  
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  
灝潢潢安翔徐回翺乎漶漶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鰕鰭漸離鰕鰔魴魴禺禺魼魼捷鰭掉尾  
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  
的皪江靡蜀石黃磨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滢汗叢  
積乎其中鴻鸛鵠鴟駕鷺屬玉交精旋目頰鷺庸渠箴

疵鵠盧羣浮乎其上升淫汎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  
薄水渚啞啞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巖巖崔  
巍深林巨木漸巖參差九疊截薛南山峩峩巖陀甌錡  
摧崙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豁呀豁閑阜陵別隰歲  
礨礨庖丘虛崛崛隱鱗鬱壘登降陀靡陂池驛豸沈溶  
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纂揜以綠蕙被以江  
蘼糝以薜蘿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蘅蘭橐本  
射干訖薑蓑荷歲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茅青蘋布護閭

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行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  
衆香發越盱眙布寫晻夢呖第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  
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旄貊羴沈牛  
麋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  
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駼索駝蛩蛩驪駃騠驢羸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  
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塗中宿夷婁築堂累臺增

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  
閨闈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蚺蜺於東廂象輿婉憚於西  
清靈圖燕於閒館倜傥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  
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欽巖倚傾嵯峨嵒嵒刻削崢  
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璚玉旁唐玢函文鱗赤瑕駁犖  
雜插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  
橙棗枇杷檳榔柰厚朴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蓂  
棟答還離支羅乎後宮列於北園馳丘陵下平原揚翠

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  
櫟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拚閭欖檀木蘭豫章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葎楸攢立叢倚連卷櫬  
俛崔錯發翫坑衡間砢垂條扶踈落英幡纒紛溶箭蔘  
猗猗從風瀏莅卉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茆  
虎旋還乎後宮雜襲紫輯被山綠谷循阪下隰視之無  
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雌攫飛蠅蛭蜩蠖獮獮  
胡穀蛻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矯枝格偃



蹇抄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  
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  
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  
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  
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  
追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  
羆足羴羊蒙鶡蘇袴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峽之危

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  
蛤鋌猛氏罽驪裏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  
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睨部曲  
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負遠去流離  
輕禽蹙履狡獸韃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  
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梟獍蜚遽擇肉而後發先  
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  
駭焱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適孔鸞促鵙鷄拂

翳鳥捎鳳凰捷鵷鷖揜焦朋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  
乎儂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晦乎反鄉慶石關歷封  
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  
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  
車之所輻輳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  
倦飢驚憚驚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阡滿  
谷掩平彌澤於是游戲懈怠置酒乎顓天之臺張樂乎  
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

鼙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  
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  
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  
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鄙郢繽紛激  
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  
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  
離俗妖冶媚都靚粧刻飾便嫫綽約柔撓嫚嫚嫵媚  
弱曳獨繭之褊裋眇閭易以卹削便姍嬖屑與俗殊服

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繇藐色授覓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頽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劬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以  
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之囿馳  
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  
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朝  
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  
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  
隨流而化翕然興道而遷義刑措而不用德隆於三皇  
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

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壅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漢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葉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  
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並時而得

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貴正  
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輿楚嚴未足以為駭乘  
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  
之登闕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  
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

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倚戍卒夾道斬  
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  
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爰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  
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  
為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  
蒙盾負羽杖鎬鉞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  
竟槓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篲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  
蜺為繅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欖槍為闔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  
孤發射鮮扁陸離駢行似路徽車輕武鴻絢緹獵殷殷  
軫軫被陵緣阪窮賈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  
營營昉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  
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  
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  
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從沆溶淋漓廓落  
戲八鎮而開闢飛廉雲師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櫓以龍

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  
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號虎之  
陳從橫膠轕焱拉雷厲驥駢駘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吸  
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  
西南北騁嗜奔欲批蒼旻跋犀聲蹶浮塵斲巨挺搏玄  
猿騰空虛距連卷蹕夭蹻嬉間間莫莫紛紛山谷為之  
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藜獵  
蒙籠轉輕飛屨般首帶修蛇鉤赤豹牽象犀跼巖阬超

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闔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  
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  
逢叅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弭轡翼  
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案行  
伍壁壘天旋神扶雷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  
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  
皇蹈飛豹羈鳴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駟聲擊流光野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芒然窮

冗闕與亶觀夫剽禽之繼踰屏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  
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賊疎驚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  
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瞽崙炫  
耀青瑩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  
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嘒嘒昆鳴鳬鷺  
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

堅氷犯巖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獼獼據黿鼉扶靈  
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  
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  
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  
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  
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揚朱墨翟之徒喟然並  
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



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蒸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  
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有序

漢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  
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  
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  
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  
右裒斜掾崔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  
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

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  
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  
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  
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麋沸

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  
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斬  
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  
梳飢不及餐鞮螫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  
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垂流方垂意於  
至寧躬服節儉絺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  
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

巧惡麗靡而不近斤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燕衍之樂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其後熏  
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  
紘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蟲軼疾如奔星擊如  
雷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  
駝燒燠蟲分芻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鋌癰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燹  
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  
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  
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  
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

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柝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飢屬而  
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  
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夏擊



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  
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  
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狝獲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  
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  
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所能及也迺今

日發蒙廓然已昭矣

羽獵賦

漢張衡

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  
萊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凰獻歷太僕駕具蚩尤  
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蹕御羲和捧轡弭節西  
征翠蓋葢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澹淡丘陵為之簸傾  
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躋遙集乎南  
圃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颺厲羽騎電騫霧合雲集

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轉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  
驚絳羅獸與矢遇

羽獵賦

魏  
王  
粲

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置於西址列駿騎  
乎北垵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圃因時隙之餘  
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拊流星屬  
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  
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搖蕩草木為之摧落禽獸振

駭覓亡氣奪舉首觸網搖尾遇捷陷心裂胃潰腦破頰  
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鞫窮縲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  
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校獵賦

魏文帝

披高門而方軌邁夷塗而直駕長鍛紕電飛旗拂天部  
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超崇岸之曾崖  
厲障溼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颭  
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躡封豨藉塵鹿捎飛鳶

接鸞鷟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埜羽毛  
紛其翳目考功効績班賜有敘分授甘包飛酌清醕割  
鮮埜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崔臺而增舉  
涉幽壑之花梁

西狩賦

魏  
應 瑒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宰奕而陶運樹匡翼  
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  
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

而搖蕩鷺鳥別而高厲既乃擇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  
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黃擁簫鉦建九旂  
按轡清塗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辰  
羅萬表星陳雙翼伉旌八校祖分長燧電舉高煙蔽雲  
爾乃徒興並興方軌連質驚飈四駭衝禽驚溢騁獸塞  
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猿  
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醑充給洪施普宣

獵兔賦

晉  
夏侯湛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蒿萊側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蒼蒼視鳬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覓歷岡  
阜留冒挂於重林踈置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父規以良弓覩豪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歛赫以驚驚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兎  
斃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置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  
飄揚勁翼謾而下猗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今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射雉賦

有序

晉潘岳

余徙家於琅琊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  
翳之事遂樂而賦之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  
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夸雄豔之姱姿巡丘陵



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  
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撼以改舊天決  
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鷺鷺而朝  
雉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搓隣悍  
目以旁睽鶯綺翼而頰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  
怒思長鳴以効能爾乃擘場拄翳停僮蔥翠綠栢參差  
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  
以密綴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

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傑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  
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  
摘朱冠之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葍綠素身拈黼繪青  
鞞莎靡丹臆蘭綵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  
特起良遊哢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間  
以密殼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山驚悍害姦迅已甚越壑陵岑飛鳴薄廩擎牙低鏃心  
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雋擅場挾兩櫟雌

妒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  
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懣伊義鳥之應機啾攫地以厲響  
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頽  
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穉菽叢糝翳蒼葦苴  
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  
挺穠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  
神悚望鷹合而翳晶雉腴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  
青顙而黠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

自鷺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于中  
輟馥焉中鏘前剝重膺旁截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  
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闕問藹  
葉幘歷乍見於是筭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輶  
如軒不高不埤當咄咄值胃裂膝破背夷險殊地馴麤異  
變晁不暇食夕不告勑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  
以馳驚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

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  
舉若乃眈盤流適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  
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御定歷代賦彙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妍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斯咏

謄錄監生<sub>臣</sub>郭恰怡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五十九

蒐狩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有序

周庚信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駢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曆之符

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  
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  
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克已備於禮  
容威風總於戎政加以卑宮菲食阜帳綈衣百姓為心  
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  
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甕  
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  
為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



受吏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  
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  
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  
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即用春蒐之  
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  
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狸  
首七章正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  
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

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驕驕海西侯之千里  
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鴈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疊  
行餽由鼎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  
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  
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而若木將低金  
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  
即同鄠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  
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史司職青  
祇效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屬車醺酒複道  
焚香皇帝翊四圍於帝閑迴六龍於天苑對宣曲之平  
林望甘泉之長坂華蓋平飛風烏細轉路直城遙林長  
騎遠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春開鶴列  
之陣靡魚鬚之旃行漏抱刻前旌載鳶河湄薙草渭口  
澆泉墉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絃實撫總章協  
律成均樹羽翔鳳為林靈芝為圃草銜長帶桐垂細乳

鳥嘯歌來花濃雪聚玉律調鐘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  
鐵逐日追風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  
赭入埒則塵紅既觀賢於大射乃頒政於司弓變三驅  
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繁弱振地鐵驪踏空禮正六耦  
詩歌九節七札俱穿五靶同穴弓如明月對棚馬似浮  
雲向埒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控玉勒而搖星  
跨金鞵而動月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  
兵始罷龍城之戰將軍戎服來參武譙尚帶流星猶乘

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  
面石堰水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  
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既而日下澤宮筵闌  
相圃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鑒之餘舞欲使石梁銜箭銅  
山飲羽橫弧於楚水之蛟飛鏃於吳亭之虎况復恭已  
無為南風在斯非有心於蜚翼豈留情於戟枝唯觀揖  
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大獵賦

有序

唐李 白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不然何以  
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  
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其大略竊或徧其用心子虛所  
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  
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  
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夸胡  
設網為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

園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逮今觀之  
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  
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  
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  
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  
耀威講武埽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  
作頌折衷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祭五葉之歲筵惟開

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純精  
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  
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  
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烈不  
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炎井冰閉  
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餐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  
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間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  
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



寡千騎颯埽萬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  
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  
內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  
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  
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撞鴻鐘  
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  
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  
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

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為之卻流川嶽為之生風  
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  
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  
蠻貊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  
北以代恒作袂夾東海而為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  
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坐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  
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縣原峭格掩路蟻蟻  
過而猶礙螭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  
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  
縣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塹高頽深  
平險谷擺椿枯開林叢噹噹呬呬盡奔突於場中而田  
疆古冶之儔烏獲中黃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喑鳴哮囁  
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狡手猱挾三挈  
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彪號以鶚睨兮氣  
赫火而歆煙拳封猊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踣緜綸亡

精而墮巔或碎腦以折脊或散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  
藪扼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里  
捩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卻走君王於  
是裁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顧三  
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讐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  
武卒雖躡轢之已多猶拘怒而未歇集赤羽兮昭日張  
烏號兮滿月戎車轆轤以陸離毅騎煌煌而奮發鷹犬  
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攫磨麋之咆哮蹂豺貉以挂

格膏鋒染鏑填巖掩窟觀殊材與逸羣尚揮霍以出沒  
別有白貂飛駁窮奇羆獠牙若錯劍鬣如叢竿口吞火  
鋌目極槍櫓碎琅弧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  
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  
總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撇絕壁抄獬獬  
攬豹獮囚鼯鼯於峻崖頓穀獲於穹石養由發箭奇肱  
飛車巧括更羸妙兼捕且墜鸚鵡於青雲落鴻鴈於紫  
虛捎鶴鵠漂鷗鷖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

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鰲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  
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乎高  
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  
鳥沮色於旭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  
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  
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  
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  
弘術且夫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

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  
未傷者全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  
凰與鷺鷥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  
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韜兵戈火網  
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  
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教何宣成之足數  
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  
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

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為置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  
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  
木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卻  
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  
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  
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  
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篆德於社首豈不與乎七十二  
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旄返鑾輿訪廣成於



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春蒐賦

以政狩得時獻禽合禮為韻

唐常衮

上方究心政理惕慮遊畋順時而行仁育之恩克洽酌古取則春蒐之義攸先所以示軍容於有衆發號令於初年時惟仲春景則清晝列武卒於天仗選龍媒於御廐野有鳴鹿爾則食君之苹巷無居人我亦從王於狩其儀可覲其理可究春者蠢也象其動以宣威蒐者求

馬薄於求而在宥固將明其校閱非取樂於馳驟想熊  
羆之士必在於求賢驅貔豹之師寧惟於逐獸夫其將  
陳於野先訓於國執銳備卒伍戰陣之教執鐳盡進退  
疾徐之則六軍之節制可觀三畋之禮文斯得而原其  
初也勅司馬致高旗行火弊薙畬苗彎良弓而發彼破  
脩皆以斃之擇可取而克成舊事捨將孕而用表深慈  
雖四海久清禮且崇於國典三冬尚隙役無奪於農時  
然後算其獲否以行賞勸皆賈藝以求功必極忠而上

獻若然者豈徒倒逸材之獸落翰飛之禽大發以彰其  
武力小殺以宜其道心事且載於周禮跡寧誠於虞箴  
夫如是子雲無以諷其羽獵相如未足言其上林於是  
天旋景從飄軼電雜皮冠且進虞人之守斯存綵仗前  
驅天子之圍不合有司乃申誓人之詞具表路之禮獻  
禽以報其生植充豆以遵其孝悌君子謂是蒐焉足觀  
國家之大體

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兔賦

以題上六  
字為韻

唐  
路季登

大矣哉我唐之盛兮七葉重光襲文明以為德表武烈  
而稱皇於是行冬令稽舊章當清風之戒節建玄律之  
司方時因展狩禮備肅將信不差於王道豈取樂於禽  
荒者哉若乃整鈎陳嚴羽衛星旄燭野雲旗拂曉周長  
揚而為陸屬甘泉以為綴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兔而颯  
逝性覓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  
鑿鑿卻轉引拓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霜毫而俱斃既  
絕系而達臆亦洞胷而裂眚岐陽之美不獨稱於周王

上林之雄未可論於漢帝觀夫歲聿暮時既冬采吉日  
詠車攻或備鮮於乾豆或薦芬於祖宗匪合圍而縱獲  
諒閱武而觀農且箭協陽爰兔唯陰獸柔而不犯信爾  
類之可全強以多猜信我網之不漏伊省括而一發紛  
應弦而雙仆所以章聖武於無窮表靈誅於薄狩至如  
馳騾褭跨深密追捷蹤騰勁質飄勇氣於蒼昊抗稜威  
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疾疊穿兮彼兔則  
雙舍拔兮我矢惟一足使百蠻膽喪萬人股慄遐哉邈

乎不可談悉彼更羸之絕藝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  
焉於是殺氣肅英風扇信合美於三驅實挺奇於一箭  
然後迴雕輦御金殿或畀台階或歸鼎膳乃知我皇之  
盛德眇萬古之罕所聞見者也

聖人苑中射落飛鴈賦

以題為  
韻次用

唐  
陸贄

於穆我皇受天明命與乾坤而合德配唐虞而齊盛成  
功斯著射中九霄之禽文教已宣道應千年之聖想彼  
禽矣雖雖可珍配玉帛於前禮齊山木於至人棲必擇

處翔無失倫候律南徂洞庭之芳草猶碧順時北向上  
林之繁花已春苟應弦以啓聖同殺身以成仁爾乃雲  
收遠天水落上苑風蕭蕭而勁夕日杳杳而低晚於是  
聖人悅年豐修武功有直斯矢有弨其弓因肅殺之候  
遊苑囿之中彼鴈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遙  
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  
纔能覲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舍拔而  
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

覩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忤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為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寥廓鴈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鴈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鷄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鴈

三驅賦

以蒐畋以時網  
去三面為額

唐  
裴度

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



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除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  
故王者有三驅之禮也職此之由夫生殺之柄主之於  
天生誠有之殺亦宜然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  
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馳於前背主而去者  
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  
之中有古義焉何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為名  
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  
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

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  
鹿寧分觴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  
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  
取之固無間於漏網故知樹德務滋除惡務去所以欲  
萬國之畏威使四方之即叙柔者來服則必解其罽羅  
挺而背走則必烹於鼎俎若然者必沮其彊梁而銷其  
旅拒也逮乎大漢遊盤是恣馳騁是耽崇苑囿而大開  
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饜飫畋豈惟三不然者何以子雲有

長楊之諷相如有亡是之談我國家修古典斥游宴狩  
不奪於三時網惟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  
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美矣哉三驅之禮因茲而又  
見

畋獲非熊賦

以有開必先是  
膺明盛為韻

唐  
頻 喻

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閱逢命世  
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効獲乎霸王之術且以展時  
巡之明義昭至化之陰隲將入林之有期寧即鹿而無

必哉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既閑儼七駟以齊  
蹕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  
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  
樂寧假獻豝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啓乃入夢之知夫  
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既符非熊之  
姿宛是馬足不極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  
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  
將和於鹽梅且夫博采為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

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束帛戔戔不  
待中國之聘薄狩有隙畋遊有恒陳虞箴以炯戒得呂  
望以光膺馳騫乎道德之圃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  
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充  
庖詎比渭濱之叟此威容兮我武既成彼非熊兮惟時  
之英來儀則邁種靡怨佐理則日月宣明盛哉三驅之  
致用也永代垂聲

田獲三狐賦

以田獲三狐吉無  
不利為韻

有序

唐李咸

客有都尉崔公嘗以投筆筮仕遇解九二爻應無何而  
立功成名遂之來相與遊遠而獲三狐公以為應往者  
之兆遂為田獲三狐賦余因應云

放心而適者其在乎遊田徒御自肅鏐鉤相牽指東郊  
以按轡乘北風以鳴鞭風威初厲鷹隼斯擊英寮訟間  
農人務隙分曹命侶榮隨所歷未濟之狐歟起荒陌多  
疑膽捐虛驚心惕趨材競逐良弓可射算分銖商遠近  
乃舍拔而則獲於是長舒遠引自北徂南遇豐草而必

陟逢虎穴而爭探車輕輪高羣足趨趲將使蹂躪其十  
二三爾乃出林莽踐平蕪歷歷爾見綏綏有狐莫赤其  
色又腠其膚各挾爾之矢先張爾之弧雖羅空三面而  
人合四隅終見加其一目遽生擒於僕夫更有七擒七  
縱乍奔乍逸忽投足於舊丘且守之而勿失俄而獵父  
燄熾蘊崇煙鬱知隱伏之無所動險中之瞰出搏噬交  
亂竿投捏威罔解狐之終凶符六二之貞吉得理中之  
道偕枉直之實且夫平原廣衍何有何無獨茲狐之見

獲應君子之筮暮君子云誰其惟崔公筮暮伊何當入  
其仕乎固欲知蔡澤之躍馬而問詹尹以泛鳧公侯干  
城則四方壯士文章經國則一代英儒我章斯銀我綬  
斯朱安比夫求魚靡餌即鹿無虞哉已而日低嵐岫煙  
生寒柳鬣弓釋棚割鮮縱酒是田也蓋以集彼戎事從  
其羣醜第吾人之謹謠則郢中之能不豈徒焚林竭澤  
乾池滌藪况夫天誠其馳騁御難其枯朽雖俟俟儻儻  
或羣或友皆棄之而不受嘻茲狐之無知何雖獸而似



智當其七雄分勢遇楚相以申威九尾來儀感魏君而呈瑞又若腋入珍裘肉登俎味在物斯賤與人為利利之者以此載詠歌而無愧

開三面網賦

以仁聖之道  
開三面為韻

唐 闕 名

湯既有殷聖德日新敬畋遊必因於無事取禽獸不為乎資身於是設無私之網當去殺之辰加一日而雖期於用開三面而蓋取諸仁乃言曰遂爾之性啓予有聖悲羅者之所重傷詔虞人悉除其令恢恢雖設不為四

校之防蕩蕩無疑必遂三驅之命是用施諸大麓祝以  
嘉辭舉數隅而罔煩曲取當直道而豈假周維故得獸  
安狂顧鳥釋危疑弗慮弗圖自樂已生者足矣若亡若  
存不用吾命者繫之當夫蒐狩有常稼苗是寶將遂乎  
驅逐豈煩乎窮討所以釋從禽之利以絕一源解竟野  
之罟欲窮諸道遂得行無所阻物不懷猜念羣生而東  
西必遂嘉衆路而遠近咸開弱羽飛空未見觸絲之患  
微行走地曾無繫足之哀故曰聖道克美深仁及此雖

有畋獵而無荒雖有置罟而必弛所以冠百王而不忤  
歷萬祀而無慙正其德而惟守一用其網而必去三芳  
隨事遠化與恩覃則里革斷罟之心庶修遺美西乙放  
麇之感足繼清談今天子意在蒐田志清郊甸庖羲之  
網屢設成湯之心未變已焉哉誰能述三代之所興庶  
可垂永於南面

大蒐賦

有序

宋  
丁謂

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

克肖以至等句讀襲微引言語陳熟無有已出觀子虛  
長楊之作皆遠取旁索靈竒瑰怪之物以壯大其體勢  
撮其辭彩筆力恢然飛動今古而出入天地者無幾然  
皆人君敗度之事又於典正頗遠今國家大蒐行曠古  
之禮辭人文士不宜無歌詠故作大蒐賦其事實本之  
於周官歷代沿革制度參用之以取其麗則竒言逸辭  
皆得之於心相如子雲之語無一近似者彼以好樂而  
諷之此以勤禮而頌之宜乎與二子不類辭曰

仲冬天子嚴祀事答神祐佇農隙謹蒐狩踵教本稽典  
舊禮容左右武事前後等尊第早上長下幼人民豐穰  
物色繁富蓋亦閱軍實於介冑非徒恣遊畋於禽獸者  
哉前期命虞人以采芡蒼芟擁遏草木裸潔原隰砥闢  
視軍衆寡度地本末高表四立坦場中豁限田防而闌  
織志轅門而旌揭青龍白虎擁護乎行在之所左罕右  
畢分張乎侍衛之列風蕭蕭而野鳴雲陰陰而晝結麋  
鹿狼狽以投林狐狸踉蹌而遷穴由是司馬舉職羣吏

咸秩各有司存皆給名物備小駕而六龍集開武庫而  
五兵出輅車金玉旂章日月戟牙刺舉旄頭雪密畫蚩  
尤於旆顛匣干將於劒室騏駼妥貼以負輓驕駟徘徊  
而轉軼召飲飛以前導命玄武而殿卒目恍羅列神驚  
比擲師勅戰法帥董戎律始建旗以誓衆亦斬牲而戒  
失所畋之野備物咸畢外事尚剛戊日惟吉上乃乘七  
騏擁六軍白旄方下於北極黃纛已寧於應門服章天  
地車駕風雲日隨月侍嶽走川奔列缺收聲而聽蹕豐

隆鼓力以扶輪隊仗乎八百諸侯殿呼乎七十二君煙  
霞錯雜以垂地河漢顛倒而失源靈祇懾慄怪物騰騫  
顛帝蒼黃而廢職玄冥倏閃以馳鳧儼方離於大內盛  
已列於平原禡表云已銜杖而前虵陣翼張虎賁環匝  
鼓以三闕圍不四合律戎索以濟濟飭軍威而燧燧鐸  
再振而鐃再鳴弓斯張而矢斯挾爾乃驅百獸當一人  
弓工操軒轅之弧奉御羅氏設商湯之網擁羣熊羆之  
爪距摧折虎豹之心肝分裂射必三獸發則五豕電逆

毛羽星颶角牙肉墮庖丁之刀血濺魯陽之戈諸侯卒  
事以儼雅百姓突圍而交加上方斂綏以慘愴衆乃靡  
旗而誼譁圍開一方懼盡殺也舍順取逆彰懷來也出  
表不顧恥逐奔也等別三殺貴宗廟也得匪上以顯孝  
思下以不慙乎鳥獸之肉不登器者無取貔虎之士罔  
用命者有誅警進退於鉦鼓習威儀於卒徒戎事同鑾  
輅迴軍聲振而萬國聳立天仗指而九門洞開郊饁獸  
而禮之勤也廟獻禽而神其享哉以勞飲至以能策勲



刑必加於共棄爵乃及乎衆尊如是則不曰暴天物不  
曰教民戰於以辨名號而訓仁義於以昭文章而明貴  
賤也下臣竊詳三代之書頗究二王之典大閱之制昭  
然義見軍旅之事闕教則失利祭薦之制非理則不獻  
施信賞率怠倦使夫民知方兵識變莫若示蒐畋而敦  
大勸也後之王者反禮叛經荒樂誅殺放懷蕩情借如  
漢武於古詳明博搜聖書廣召文英講評謨訓華飾聲  
明凡曰大樂闕焉不行乃窮畋極獵誇國耀兵隔蜀羅

設跨秦戈橫虜卯矢死猶狘愁聲以至欺猛狂而手格  
喜暴惡以力爭豈殘忍之足恥唯豪勇之所京下垂歷  
代不能變更魏晉而下離合窳瀛咸局促以僅守曷禮  
樂之能興粵抵李唐時惟會昌彼文明二帝實驅馳百  
王大畋之義猶或廢亡者若陛下自膺寶命臨萬方動  
必法度舉皆故常緝義軒之絕緒新姬孔之舊章郊焉  
而五帝肅肅享焉而百神洋洋九年三月升於紺壇十  
有三年躬耕藉田心以民本事由禮先謫王滿嗜慾乎

馳騁斥帝徹瞽瞍乎神仙故天地不能藏祥而祕瑞日月無以示譴而戒愆甘露降而區宇澤景星燭而氛祲蠲總治本操化源措慮寂爾存神泊然是以發狂之心無自入焉下臣以為大蒐之典周公制於往古陛下行於今茲中間數千餘祀咸杳昧而不知彼唐漢之士修崇禮儀封禪之徵誕明堂之說竒此數事不詳於堯舜文武之書臣寧敢狂斐而陳諸所以賦大蒐而歌盛禮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

雪獵賦

有序

元 朱德潤

至治二年春二月既望時雪初霽天子大蒐于柳林還幸壽安山命集賢大學士臣泰思都學士臣顙哥識律功德副使臣三旦班君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因考禮經謂乾豆賓客充庖三田之義漢儒雄詞麗藻可謂形容盡之至於偃武修文之說亦略見於篇中皇元受命四海來格遊獵之盛武備粲然所以明國家之制大備矣臣德潤謹援筆墨圖成雪獵而并陳其賦曰

顓頊司序玄冥駕冬屏翳扇飈馮夷灑凍霜堅冰於沍  
澤之底霰急雪乎蒼冥之中迷漫六合飄颻太空混玄  
黃而暴白始胚暉於鴻蒙忽焉山川不夜之境盎然草  
木長春之叢化瑤瑰不瑳之巧布珠琲莫擷之工有自  
強者奮然而喑曰天地既肅風雲已涼獸豺獾而畢祭  
士弓矢胡未張可以振威警於下土閱武備於非常乃  
選車徒淬精礪剛陋蕭君之不出壯桓虔之高驤旄孤  
麾而騎集鞬乍脫而鷹揚旗纛翩翻鈴鸞鏗鏘鈇矛大

槊鈎戟長槍烏號繁弱莫邪干將兵氣含輝偉列其旁  
於是雷司撾鼓山靈捧鞬王良執御羿氏控弦封豕中  
機貪狼就剽縱離朱之明睫步章亥之宏跬窮罅擣穴  
絡野經原飲羽則飛將視石調矢則由基號猿箭雙鵰  
於一鏃殪兩兕於孤鞭盧令令而狐踣鶚皎皎而駕顛  
至若鴻鴈鵠鵠鷖鷖鵠麋麋獬獬羊肆獬伯益之  
所未錄爾雅之所未刊飛走之屬并墜其前血頷其濡  
貫翎其聯數實登載振旅告旋又何止易堂下之一牛

窺管中之一斑哉故相如夸獵於上林子雲校獵於甘泉以至長楊五柞渭水黃山皆前人轍迹之所蹈文辭之所傳得則為敬天順時之義失則有縱樂從禽之愆東吳小臣渡江汴河過魯適衛瞻兩都京闕之巨麗揖中州士子之多賢曩曾逐公子王孫之後塵而聞諸塞上之翁曰我聖朝神武之師常以虎賁之衆際八埏而大圍驅獸蹄鳥跡之道為烝民粒食之基燎火田於既蟄入山林而不麝胎不歿天巢不覆枝講春蒐秋獮之

舉臨夏苗冬狩之期效成湯祝網之三面思文王蒐田之一時所以豐稼而除害所以致敬而受釐收其齒革羽毛咸供需於民用潔其犧牲腊脯盛禮筵於賓儀論功賜脰錫胙臨墀太常薦新於廟祀大官供味於庖肺掾棘匕其膏膾饌簋殮其肉糜侑以元醴享以醇醕宰臣調其醎甘學士和其雍熙皇恩浹上澤施武事講文教馳遂乃四方鼓舞萬里梯航邠人祝粟無遠不屆玄菟黑獺致禮其邦斥侯盡職貢之道象胥講獻納之方



故衆姓之人聞鐘鼓管籥雖三尺之童攜簞食壺漿然  
後知曠百王天人之盛事啓億萬年大元之方昌今聖  
天子勵精圖治寬裕有容紹祖宗鴻熙之運體上帝好  
生之功將以仁義為基道德為宗詩書禮樂為治政刑  
法度為公正以網羅俊乂駕馭英雄則鳳凰鸞鷟不足  
以為貴騶虞白澤不足以為崇豈特西旅之獫狁宛之  
龍芝房赤雁之歌寶鼎白麟之誦蓋將息牧野之如虎  
如貌獲渭濱之非熊非熊聞一善以為訓明一藝無不

庸國家有基命宥密君臣有同寅協恭躋生民仁壽之  
域迴太古淳龐之風臣愚戇猥材草萊陋質愧不足以  
潤色皇猷宣揚盛世裁前賢錦繡之文鐫大經金石之  
字倣雅頌之作興表德澤之流洩他日庶幾河圖洛書  
龜龍負瑞先以寫臣方寸丹衷詣壽安獻賦之意

御定歷代賦彙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

文學

讀書賦

晉  
束皙

眈道先生澹泊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  
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紉素而讀書抑揚嘈囀或疾  
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  
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

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喑而忘賤顏回  
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  
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秋宵讀書賦

唐王延齡

獨夜寥寥兮清我素襟踐藝城兮遊遨書林觀先王之  
行道見古人之同心羲農之精微兮含陰吐陽周孔之  
奧祕兮神入鬼出有禮樂經邦之化有德刑御人之術  
雖興風而致理或因文以喪質借如助築於澗垂釣在

川夢來而所象方得繇啓而其貺必甄何風雲之冥感  
而君臣之道全謨明弼諧開物成務儀在楚而何辱隗  
得燕而何遇起之來兮而長平不守季之入兮而武關  
非固將吉凶之由人伊存亡之有數若乃大夫西都之  
佳賞公子南皮之勝矚將軍之畫閣天半衛尉之涼臺  
水曲馳香車與寶馬炫纖羅及美玉玉饌金觴暮不歸  
妙舞清歌斷方續何貴幸之斯甚為歡娛以自足亦有  
竄江濱兮不用首河梁兮永辭長門幽絕恨欲死掖庭

一去還無期黃鳥嚶嚶兮野花落白露瀼瀼兮邊草衰  
此時但能登高而遠望孰云不腸斷兮淚如絲夫以聰  
明正直維神之假有才無位奚其為者行莫過於顏曾  
文莫先於班賈空競競於人世竟蹉跎於物下能育其  
寶則宜無屯不與其命何生此人仗雄劍以激憤一欲  
問夫蒼旻夜如何其夜以闌閒琴牢落坐南端流月瞳  
瞳兮素華滿銀缸煜煜兮清光寒於是開中軒曬晴盼  
天敞朗兮北斗何高雲依微兮南山可見銀河既已傾

玉窗又以明哀鴻嗷嗷兮空際遠墜葉紛紛兮林外輕  
已而羣感互興衆念相積憐稚顏兮何暮對流年以自  
惜徒見其生也楊柳繁華為我春不知其死也松檟幽  
泉為我夕何恃俊於禰衡何慟窮於阮籍郭璞蒙垢兮  
豈不潔幽蘭無人兮終自芳黃綬從來兮非所願白雲  
逶迤兮滿山自得長歌太平事胡為擾擾風塵間

學殖賦

以深根固抵無  
使將落為韻

唐張泰

學者人之本也必資乎窮要道勵專心故假農以為喻

將克已而攸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  
覃思而惟深懿茲善喻豐滋是務當勤勞而有獲豈滅  
裂而不顧種德潛潤比土膏之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  
之森布切磋討論將究其根孜孜而其功且倍矻矻而  
其教彌尊苟情以自安則耒耜之用廢習而不輟則薦  
蓰之道存蘊經笥而煥乎既庶成行業而油然實繁且  
夫以茲訓語譬彼樹藝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  
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



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志不渝  
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不思則  
罔同水旱之是虞原夫匪獨化人聿兼為已寧徒取於  
披閱固可移於任使功成久習宋人之握足傷事不兩  
全樊遲之學誠鄙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覩專專以  
開帙婉汲汲而築場勞而無怠焉奚必乎四之日祿在  
其中矣可期乎萬斯箱客有服膺糟粕惟善是樂恒慮  
失而不逮詎懷安而自若敢竊比於農夫懼見逢於搖

落

人不學不知道賦

以學然後知  
不足為韻

唐闕名

君子之為道也敦詩書說禮樂俾其潤身而裕德克已而志學亦猶嘉肴在器良玉抱璞肴之知味既因於嘗玉之成功必由於琢物既肖旃士亦宜然知此道者必勤學焉若夫即其講肄齒以胄筵儒風是習素業斯傳以三墳五典為本以八索九邱為先存乎博奧究其精妍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

力於休明之代自強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於是慎  
擇其師審取其友師之嚴則尊敬而靡懈友之直則切  
磋而可久志有所立言無所苟講道德必探其本原進  
禮樂必盡其先後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  
負

關

學然後知不足賦

以君子強志然  
後成立為韻

唐 雍 陶

士有倦乎耕耘求其典墳每下學以為已期干祿而事  
君雖歷三冬詞輒輒而未能足用雖觀百氏意歎歎而

常如闕聞復得散帙如初攻堅茲始謂尺璧兮易得歎  
分陰之難止隱居就道欲名垂於千萬年嗜學從師將  
繼志於二三子當其敦詩說禮存誠自強恃少壯而能  
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倣覆簣之遺事慕絕編以同芳  
親賓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怠無荒始勵已而功誠為  
矻矻乃收心而貴復覺茫茫豈九流之深豈六義之祕  
抑由懵學者請益而尚少雖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  
飽困而欲寐忘匡氏之心無蘇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

其業彌專開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戶期知萬里不下  
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益故得  
藏焉修焉始也儻易足於謏聞無求備乎講究顧羣籍  
而是棄雖勤師而莫誘若然者足見微功併棄於前洪  
名疾沒於後所以大器不愧晚成時習以資其學殖日  
就而冀其經明靜而專敝而立既勤勤而曾不息又孜  
孜兮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地芥而必拾

多文為富賦

以儒者崇學多  
以為富為韻

宋文彥博

稽先王之訓見君子之儒取多文以為美體至富以寧  
殊蘊之則獨善於身不失其所施之則兼濟於物無得  
而逾魯哀公道在崇儒孔宣父心存化下將令德之廣  
矣必使道之行也以為勤諸博學式彰乎善莫大焉類  
彼多藏自取乎文為貴者由是篤行無倦修辭罔窮所  
謂學成而上抑亦祿在其中韞玉俟時我則非道而弗  
處懷珠待價我則惟德而是崇豈假徇財爰因嗜學雖  
云既富而且庶實在懷忠而抱樸博文者自顯豐盈昧

道者堪譏齷齪抱義而處寧須陸海之珍藏器於身便是荆山之璞盈非損志用不患多匪予求而予取假如切以如磋修身踐言信滿堂而可守浸仁沐義諒潤屋以難過則知富於文者其富為美富於財者其富可鄙故往籍之攸載俾來者之所履發論甚嘉垂謨有以進德修業諒多積以攸同溫故知新豈厚亡之足比莫不郁郁斯盛彬彬有為且常同於富贍又曷見於盈虧雅符懷寶之人惟遵於道豈類窮奢之士必速於危懿夫

學海騰芳儒林挺秀彰聖教之不墜見文風之是茂寧  
虞喪寶罔同於無德而貪詎比浮雲豈並乎不義而富

壞宅得書賦

以壁中得之傳  
諸後學為韻

唐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隳之日見亡秦焚滅之  
餘卜數仞為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  
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  
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  
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中瓦毀而阼階缺裂塵



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為輦路仲由未入之  
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  
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巧墁殷周  
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址  
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卜樓臺剗榛蕪而斫若俄聞  
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蹤原本闕三字一宅  
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隳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  
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樸倚

伏相推於焉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  
往跡全隳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  
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閭闕開儒館以待士設  
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  
來之有得

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

以高會羣儒討  
論正義為韻

唐  
李程

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

白虎集青衿之徒於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辨者憤憤悱  
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  
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為皇王之最八索  
九邱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  
而擬議與百代而沙汰既理貫於中亦聲聞於外實鈞  
深而索隱况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  
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撮五經之閭闕為九流

之龜鏡連山魯史自此而刊禮義詩書自茲乃正夫如是始可以化人倫施國柄有典有則惟明惟聖上知恭勤下審教令然後代有等威理歸清淨懿哉釋鈴鍵之樞奧蹟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氷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明乎褒貶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興窮六義豈惟械之說蓋亦識之智今我后化叶人文莫羣陋漢日越堯君觀其環林森森璧池浩浩鴻儒碩生旦夕探討曲盡庶彙旁流聖造則知儒者可為帝王之師保

太學壁經賦

以六經典法刊  
正文字為韻

唐闕名

國家誕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  
鏡翦遺文以辨謬俾雅語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  
載盛敷學既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搆丹梁而結  
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儒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  
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續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  
真背偽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  
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

定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揮五色之毫端粲爾其彩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刊錯綜既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常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為武反正為乏將為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鉞鶴頭蚊足酌前修之模楷為後來之軌躅瞻彼垣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

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  
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刑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  
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乎天下宜遠域而來  
庭

太學創置石經賦

唐 闕 名

我國家學校崇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  
萬古之風玄化式敷厥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  
庶表於無窮既而招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筍之

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若不考  
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庭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  
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之功備矣  
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  
宣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  
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  
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暎天光有  
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



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瞰聖人之閭闕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臨極堅貞為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倣是則

石經賦

有序

明 貝瓊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絃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

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  
與棠溪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覃颺等求定六經文字  
詔許之邕乃書丹於石命工刻之立於太學門外時四  
方摹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  
洎唐文宗時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於  
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  
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行其凡以為之賦云  
賦曰

繫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  
鳳瘖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  
余奚恤兮閱萬世其杲杲嬴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  
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為治悲祖龍之鮑腥  
兮阮亦湮而無煙易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肄於管絃春  
秋閤而不出分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蠹於壁中兮光白  
虹之射天嬴遂債而劉王兮家六合而寧謚乃偃革而  
為軒兮掇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邁武兮炳大明之當

中黜百家之淆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為隸兮  
復家蓄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  
時既降而道晦兮經尋滅而莫收割申勸之或舛兮衆  
咸失於校讐屬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寧正俗儒  
之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  
堅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鐵畫之倔强  
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巖之枯枿非  
醉草之歌斜兮非劒舞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粲列

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夭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鷺鳥攬以  
乍飛兮羣鷺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為  
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墜石兮  
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  
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剝兮鄙漆書  
之土瘞觀竒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禪  
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逮胡  
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

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  
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兮亦  
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賣官  
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  
社稷九州裂而紛攘兮黎庶化而為豺經雖鐫而何補  
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礮  
巨石之蘄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首其幾何兮悉風  
摧而雨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為沉

屏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託  
艮岳而效竒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岫嶠之禹碑許曰  
已焉哉石經泐兮刻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  
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御註孝經臺賦

以百行之本明  
王所尊為韻

唐張 昔

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玄宗探宣尼之旨為聖理之閫  
爰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  
石樹崇臺為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

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  
典金清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乎家聲施之於人風俗  
可移於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卓  
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纍纍以條貫銀鈎歷歷而交映  
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  
山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  
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為尊非無詩書始務陳  
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



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  
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  
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間則心乎  
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  
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  
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  
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鴻休於玉葉  
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

長

五經閣賦

以禮傳詩書  
易成教為韻

唐

許堯佐

王者為邦實先學校不有載籍何以垂教必由乎文字  
使知乎忠孝東序西序取乎游焉息焉八索九邱俾其  
是則是倣粵我后矣聖哲者歟命儒官兮至公以居所  
崇惟學所寶惟書搜羣言而斯在立重閣而藏諸觀其  
結構孤高軒扉對啓飾不及侈儉而中禮刮楹之上標  
銀榜之煌煌峻宇之前閱子衿之濟濟於是六籍咸萃

百代無遺恭儉之教比事之辭虞夏商周之五典國風  
雅頌之四詩既精微之與廣博莫不森羅而在茲文移  
科斗之質字別魚魯之疑軸星攢而花散帶蜺舒而草  
滋櫺檻風來動芸香之苾苾綺疎日暎見鉛槧之累累  
覽彼縑緗請披記傳或崇其臺以邀非望之福或遂其  
榭以逞荒怠之譙未若事惟師古政以化成斲樸之勤  
毋弛怠於儒學黼藻之飾不加責於檐楹由是事美德  
風人歌懿績校則同於天祿藏乃異於魯壁左平右城

雖有陋於明堂上棟下宇乃不踰於大易別有名繫庠序身衣縫掖覩茲閣之岌崑諒吾道之弘益

經神賦

以明識經旨能若神矣為韻

宋

文彥博

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奧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奧義曉聖人之遺則是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帷靡怠莫窮乎變化云為開卷是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

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難  
迷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嶽嶽騰芳孜孜擅  
美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害盈之理敦詩罔倦應遵嶽降  
之言學易彌勤自合著圖之旨若夫彼之神兮於冥漠  
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為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靡  
自於依憑劉孝標之書淫豈能方軌杜元凱之傳癖誠  
宜服膺厥號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  
有託多文為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談信依仁而宛

若偉哉斯人揚名立學以學優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  
有同乎周季劉臻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楊素止號江  
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  
可躋神兮神兮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詩有六義賦

以風雅比興自  
家成國為韻

唐李益

夫聖人之理原於始而執其中觀天文以審於王事觀  
人文而知其國風故每歲孟春採詩於道路而獻之泮  
宮有以知下之化達人之窮發於關雎之首及乎王道

之終故曰天明自人而視天聽自人而聰所謂政於內  
繫一人之本動於外形四方之風始於風成於雅失其  
道或天方薦瘥得其宜或錫之純嘏是人情之大寶未  
有不由於斯者爾其德以頌宣事以類比陳之於學校  
將可以反正輟淫播之於絲桐何有於剪商變徵屬辭  
庶因於勸戒緣情孰多夫綺靡嘉魚作而賢者進焉騶  
虞廢而王道缺矣至於詩之為稱言以全興詩之為志  
賦以明類亦有感於鬼神豈止明夫禮義王澤竭而詩

不作周道微而興以刺俾乃審音之人於以知風之自  
洎夫代見更改也運歷於詩亡自天未喪斯文也以至  
於皇唐於是抑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  
言之無邪不然何以天地奉若而不興雲漢之嗟用能  
德馨而蘋蘩可薦誠達而來薺降生雖九重歲招其諫  
諍而九有日聞其頌聲且君匪五諫兮何弼詩匪六義  
兮何成我皇乃以詩而條之國政本乎人情故得行於  
蠻貊豈獨用之邦國修之身則壽考不忘垂乎後則子



孫千億乃知詩之為教蓋亦王猷之至極

詩賦

明表黃

大矣哉詩之為義也情感天地化動鬼神聲被絲竹氣  
變冬春其得意而詠物也遊寸心於千古收八埏於一  
掬漱芳藻采遺穀志翼翼以凌雲心兢兢而刻鵠擬去  
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遺肉其因詠而成詩也選文入象  
就韻摹心發新聲於奇磬謝落葉於故林詞即近而寓  
遠意沿淺而入深至於聖皇在宥負宸臨軒覲羣后兮

雍雍碧玉貢八蠻兮濟濟青旂述朝會之盛事被聖德  
於管絃宜肅雖而淵廣殊不取乎新妍或虎觀春筵承  
明夜讌淑女提壺美人侍饌紀公燕兮樂易而典醇歌  
房中兮和平而感戀欲崇正而獻箴亦戒淫而忌絢若  
九廟獻歌南郊設頌欲正欲嚴欲莊欲重誇則爽直踈  
則鮮用乃至元戎出境萬騎屯雲出馬鐃歌旋師凱文  
詞宜壯兮不宜忘警氣貴嚴兮猶貴拊循夫楚臣被放  
漢妾辭宮羈客裘敝孀閨淚窮孤孽遭謗無路自通或

以短韻而鳴隱志或以長篇而寫幽衷怨而不怒微而  
若蒙履患難兮如素處憂戚兮靡恫或秦楚兮異國復  
窮達兮殊陟行子斷腸居人罷食風蕭蕭而興悲草萋  
萋而變色款款贈言瀝肝吐臆叙生平之雅情勗佳人  
之令德箴而不諛婉而不直如春草兮始生秋月兮正  
明炎威侵簞寒雪滿坪遵四時而歎逝感萬物而若驚  
勿徒流連乎光景宜留遼意於新聲乃若故宮黍茂別  
殿鶯啼空山遠眺綠野俄睇覽古跡兮發今悽痛前事

分開後迷言不盡意意不局題又若南山祝年標梅賀  
婚思賢悼往臨喪輓言志喜兮樂以則如哀兮傷以惇  
樂不蕩志傷不斷魂此詠言之雜態亦藝圃之紛蕃也  
是以抱碩德秉孤忠詠閨情兮遠賡聖功鋪王化兮近  
指草蟲詞能動物兮色象俱空美刺無迹兮斯謂之風  
正語是非莊言真假文而不靡質而不野言關世教斯  
謂之雅肅雖布聲清廟展誦揚休功而信徵贊祖德而  
情洞不詭不浮若勸若諷形容曲盡斯謂之頌情見乎

詞志觸乎遇微者達於宏邈者使之悟隨性情而敷陳  
視禮義為法度行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為賦假幻傳  
真因人喻己或以卷石而況泰山或以濁涇而較清濟  
或有義而可尋或無情而難指意在物先斯謂之比感  
事觸情緣情生境物類易陳衷腸莫罄可以起愚頑可  
以發聰聽飄然若羚羊之挂角悠然若天馬之行徑尋  
之無蹤斯謂之興六義既陳淑慝攸分如其情存魏闕  
汎詠楚雲心纏鮑臭虛述蘭芬既真宰之相違縱華靡

而不文倘餘榛之未翦類偏絃之獨撐宮唱而商靡應  
金調而石未平苟絲毫之有虧雖成文而不精性靈未  
協心氣多魔失溫柔之家法象急管之偏頗恨湍流之  
迅激故雖精而不和詞如合璧意不貫珠篇有死句句  
無活膚首尾不屬聲調多迂惟生理之不完文雖和而  
實枯是以內騁心靈外闡物精振之則山立蓄之則淵  
澄運之則行雲流水飾之則簇錦飛英或濃如醴酒或  
淡若太羹或急如躍矢或緩若調箏或始徐而終促或

似謫而實貞或外槁而中腴或言隘而意閎或化腐而趨新或因奇而造平詩體多途詩情萬疊修詞者迷根尚理者棄葉擬華實之兼收庶二妙之相接曹劉聞之而魄喪李杜遇之而氣懾回大雅於狂瀾振頽風於百劫

端午獻尚書為壽賦

以賦以古書資  
乎聖壽為額

唐王綬

節乃端午經惟尚書當煬帝窮奢之際見蘇公為壽之初五日嘉辰欲有裨於聖德百篇奧義敢將獻於皇居

始夫蕤賓既調星火初正雖云祭屈之日合有祝堯之  
敬咸求玩好冀盡竭其忠勤競薦珍奇願延長於睿聖  
惟公以邦紀將素洪圖漸傾欲諷江東之幸思停遼水  
之征繇是訪註於安國求篇於伏生既逢採艾之時合  
祈洪算遂託獻芹之禮庶達微誠蓋以文盡雅言事傳  
上古前王之善惡皆載歷代之安危可觀自然於禮無  
爽於君有補豈效辟兵之法專用靈符寧依續命之儀  
祇陳綵縷既而面對丹墀虔而進之其為贅也非鴈非



羔非玉非帛其為書也非易非傳非禮非詩且曰臣則  
有志匡主無心順時竊以百王之典可為萬歲之資願  
陛下察所以是究所以非不知枕惟琥珀之珍裘有雉  
頭之美誠未知典謨訓誥閱斯而北闕長存虞夏商周  
鑒此而南山相似所以鼓篋斯至稱觴自殊藉手而則  
為臣矣服膺而在其君乎願因犬馬之誠取為龜鏡欲  
取絲綸之筆用作規模且浴蘭獻物兮古豈無捧酒祝  
君兮今亦有誰能持十三卷之雅誥上千萬年之洪壽

八卦賦

唐敬括

太古之氣是生兩儀浩然無測淵乎勿為雖混沌之已  
判尚冥蒙而未知既不辨其兩偶孰能察其三奇爰有  
皇聖其惟伏羲索四營之妙理究三才之大規乃畫八  
卦以窮萬象神可以測來智可以藏往辨庶品於奇功  
握羣形於指掌使六位之恒存乃百王之是仰故乾以  
至健坤以利貞含千變之象類萬物之情起潛龍以設  
位立牝馬而開名為大易之門戶極天下之至精離以

象曰巽以為風既明照於天下復扇動於虛空凡有象而皆見無幽而不通誠自然之妙理亦變化之神功爾其震位生木坎方生水擢修木於千尋汨長波於萬里和衆籟而成響寫羣峰而倒峙則有兌取於金艮乃為止既兼山而立卦亦麗澤而成軌表三索於永終瞻萬物於資始莫究其探蹟之妙虛測其精微之理物欲象而斯來窮則變而無已信可以決疑辨悞訓人軌物必定志以先占乃端著而後揲以通其變使人不倦賢指

好之以洗心愚夫觀之以革面則知卦之為道其亦至  
微妙不可測理不可違既設爻以盡數亦觀象而知幾  
天地由其開闢陰陽由其發揮總百慮而一致混殊塗  
而同歸

大易賦

有序

宋鄭剛中

觀如居士既取漢魏以來易學參訂其說竊拾餘意撰  
窺餘十五卷每旦又陳易書案上往復誦之作大易賦  
辭曰

風雨冥冥爐香晝清初祓濯以危坐徐玩味乎羲經有  
奇偶兮探洛書之數有肩足兮具河圖之形彼連山歸  
藏兮雖絕編之已久吾文王孔子兮尚端拜以猶生祕  
七八而勿示著九六以通靈極三才而盡變鬱萬化以  
含精得鬼神之至理發蟲魚之隱情聖人謂象而用之  
必有物也故有以萬有二千五百二十之數藏之於四  
十九莖大矣哉槩其凡雖曰潔靜精微其教也乃若挈  
天地襲氣母者要不可以容聲揚子雲之骨朽兮孰弔

之曰此三大聖相授之妙而方州部家敢以準自名乎  
吃魄不能對有客出而難予曰子謂易不可談則今之  
學古之學也按隋經籍志自漢抵魏費直古文之訓康  
伯繫辭之作鄭玄之易王弼之卦合四家之注已二十  
二卷豈其皆糟粕歟諸授業師探微抉隱邃者稱聖雄  
者折人角河内女子亦得以說卦三篇補散落子患言  
之多曷不泛其浩浩而守其卓也予曰噫嘻客孰知無  
跡則橐籥虛竅多則渾沌鑿字三寫而烏焉不真語再

傳而唾剉皆錯是以說象則義遺論數則象格至有以  
龍為驪羊為羔果蓏為果墮是皆好奇之病無病而進  
藥又怪則五行傳會六情假託如蛇下梁魚入寺一牛  
兩首逆陳幸中僅巫祝之相若大抵春秋可以言災異  
而談諧射覆或流為東方朔也客辭屈則拜而請曰先  
生之易何如曰我知我愚我戒我慧實擁腫之似而罔  
象之比中夜以興未明而起高揖聖賢如忽相值讀乾  
坤知覆載之恩推損益洞盈虛之旨恒則可亨蹇則當

止謂中孚兮則好爵之可縻惟無妄兮則勿藥而有喜  
既遠實兮斯為困蒙矧考祥兮天常視履壯兮則為觸  
籬之羊睽兮則見負塗之豕危厲已熏於艮背遲泥必  
成於遯尾故折獄致刑者豐之用而赦過宥罪者解之  
理火在天上兮當出門而同人天與水違兮宜作事而  
謀始飛鳥以凶兮蓋山有雷尚口乃窮兮豈澤無水泰  
兮則小往而大來震兮則驚遠而懼迺益戒顛頤无妄  
滅趾并念羸瓶鼎思出否勿在旅以焚巢將濟渙以奔



机卑以自牧立不易方然後藉用白茅而為慎之至吾  
之所得於易者如斯而已乃若兼收象義精粗不棄窺  
竊衆說拾其餘意有藪同甘莫分彼是集而藏之所以  
備遺忘於衰齡教筭裘於不肖之裔客勿視為京郎之  
細也

易兼三才賦

宋 范仲淹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才而窮理盡性重六爻  
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立動

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  
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  
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以存潔靜精  
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  
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  
所以軫行健之權保合太和純粹之源顯著首出庶物  
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  
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

寂然不動既侔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  
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  
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  
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  
敦仁義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  
而無爽周變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  
經緯亦由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慘舒  
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

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  
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外而無  
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無遺至矣哉無幽不通唯變所  
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  
神統三才而成易

讀易賦

宋

高似孫

嗟古人之不余欺兮吐微言以昭宣苞萬微以自圖兮  
肯造端於坤乾杳兩氣之吸噓兮邀元化以齊甄產六

子以該輔兮諧初畫以俱旋人以事而鼓桴兮物以數  
而琯鐃昧罔窺其橐籥兮智或殫其眇綿嗚呼文與孔  
孰囿命兮肯自放於踣顛迄以道而著龜兮特探幾於  
羲先老世故之轆轤兮信吾辰之速遭泯無悶之可汰  
兮假羲翁以俱傳西伯不知其所以兮尼父亦莫知其  
攸然任吉凶之盪摩兮付吝悔之爭挺覽天人以自索  
兮坦日用於平平吁嗟乎九歌其誰作兮太圖潔而娟  
娟既以身為心累兮猶輸情於蘭荃又豈知薇有可采

兮匪伯夷之隘焉抑不如歸去來兮樂夫天命以自斫  
余亦消息盈虛兮有余師者聖賢索遺文以退儆兮三  
加省而逾堅審爻象以耽玩兮粲日星而陳前數固非  
可偏據兮理亦非可以獨筌嗚呼天生余有命兮余有  
命其在天妙矣夫知之者在玄之而又玄尚有得  
於古人兮幸加我以數年誓將老於斯經兮其毋忘乎  
三折編

禮賦

周荀卿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  
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  
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  
敬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  
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

仲尼為素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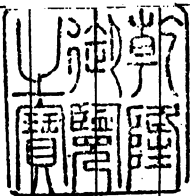
宋  
王禹偁

鳳鳥不至兮河不出圖聖人無位兮立教崇儒道之將  
行但棲遲而歷聘民受其賜猶南面以稱孤有以見同  
乎王者孰云乎蓋出司徒者也原其運屬陵遲力興儒  
素道將侔於皇極化實被於黔庶文行忠信設萬世之  
紀剛禮樂詩書崇百王之法度於時也魯道有蕩周德  
下衰言念萬國將同四夷不有聖也誰其救之我所以  
行教化序尊卑造次顛沛兮於是東西南北兮忘疲用  
能定君臣父子之道述皇王帝霸之基夫如是則土無



二以並矣位通三分偉而異夫振乃素風齊諸大寶贊  
易象兮奉人時修春秋兮行天討講於洙水初彰化下  
之功登彼泰山宛契升中之道自然其教斯廣其號彌  
尊豈止同明於日月亦將比德於乾坤居無求安四載  
之勤勞是效弋不射宿三驅之田獵斯存蓋由宅一畝  
以卑宮佩五常而克己其位也困於陪臣其道也齊乎  
天子列四科而升十哲元凱何殊誅正卯而斬俳優四  
凶竊比聖德洋洋同諸帝王行東修而陳玉帛端逢掖

而垂衣裳夢見周公求傳巖而允理問於老子師尚父  
而彌光大哉道濟古今教流華夏瞻不泯之廟貌若無  
疆之宗社悲夫商辛夏癸兮號獨夫又安得比於儒者



御定歷代賦彙卷六十